

铁虎传



47.5

1

1247.5
381
3

鍾 彦 傳

DK33/15



A669367

铁虎传

李 青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周口地区印刷厂印刷

河南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 $\frac{3}{4}$ 印张66千字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237 定价0.25元

内容提要

《铁虎传》这部中篇小说，主要是写解放战争初期，我豫东睢、杞、太革命根据地的少年儿童，出生入死救护我军伤病员的故事。

目 次

第一章	瓜棚下.....	(1)
第二章	我也去.....	(17)
第三章	虎穴取药.....	(36)
第四章	血与药.....	(55)
第五章	将计就计.....	(69)
第六章	马蜂阵.....	(80)
第七章	订计.....	(90)
第八章	牵驴.....	(93)
第九章	拔钉.....	(107)

第一章 瓜棚下

一

一九四六年的夏天。

美丽富饶的豫东平原正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。

一望无际的青纱帐，多象一块块茂密挺拔的竹竿园呀！那晒红了脸的高粱挺着胸，昂着头，又象一排排怒目凝视的哨兵，警惕着公路一侧的岗楼和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匪兵。豆棵上的豆荚象一把把腰刀，棉花上的棉桃象一串串铃铛，可在敌人的监视下，腰刀没出鞘，铃铛也不响，就连那铺天盖地的红薯秧儿，也在热辣辣的日头下生闷气……

那弯弯曲曲的象银链子似的芦花河水，清澈见底，游鱼掀起一条条水箭，就象唱着歌儿似的在芦花村头绕了个弯，欢欢畅畅地流呀，淌呀！可当它流过国民党设在桥头上的哨卡时，就象个受了污辱的少女，在低沉地呜咽着，惊逃着……

在那河沿上的青纱帐边，有一个瓜园。那绿里带

白的是“手巾条”大西瓜，那碗口大小的是“花狸狐”、“落花甜”、“老头爱”甜瓜。靠近瓜棚的那一片是绿中带黄的大南瓜……。一眼望去，碧嫩油绿的瓜秧下，满地滚着那青是青、黄是黄、青黄相杂的各种瓜儿。真是喜煞人！即使没风，那扑鼻钻心的香甜味儿，也能传百步之外。

就在这碧翠点金、香甜沁腑的瓜园里，蹲着一位手执瓜铲、头戴破草帽的老汉。他叫王老忠，今年五十多岁了，是我党地下交通员。他那黑里透红的脸膛上，虽然布满了象木刻似的一条条皱纹，但那锐利的光芒，却炯炯闪耀。由于长年风刮雨淋，皮肤成了古铜色，你一看，就知道他是个饱经风霜，历尽艰险的硬汉子。

老忠把甜瓜卸了一篮子，望了望西沉的太阳，便站起身来，朝河边上的芦苇丛中喊道：

“铁虎！铁虎——！”

弯弯曲曲的芦花河水，从瓜园的地头流过。由于茂密的芦苇和杂草丛生，是鱼虾栖身的好地方，更是村子里穷苦孩子们洗澡捉鱼的好场所。你看，那棵弯腰大柳树，被河水冲出了根儿，斜倒在河面上，几个黑不溜丢的孩子们，正站在那斜树干上跳上跳下，就象猴子打秋千似的，嬉戏着、玩闹着……

一个七、八岁的小女孩，蹲在河边上，一面摆弄着小瓦罐子里的鱼儿，一面对站在树上的男孩子说：

“铁虎哥，这鱼太小了，你去苇丛里逮大鱼吧！”

正在打秋千的孩子朝妹妹一笑，黑红的脸膛上泛起两个小酒窝，露出了一排小白牙，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忽闪着，活象盆清水，在阳光下放着光亮。他见妹妹喊他，便笑咪咪地说：

“银花，你等着吧！哥哥不光给你逮鲢鱼，我还给你摸条大鲤鱼呢！”话儿落地，只见他双手平伸，屁股一抖，活象一只鱼鹰，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，水面上打起了个漩涡，水花儿便顺流而下了。

银花望着静静下流的河水，等呀，望呀，一直等了好大一会儿，还不见铁虎出来，心里便害怕起来。

“铜马哥，咱铁虎哥咋还不出来呢？”银花喊着正在浅水里追逐嬉闹的铜马和金牛。

铜马比铁虎小三岁，比银花大两岁，长得也十分精明灵巧。他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怕啥，反正老鱼精不留他！别说老鱼精，就是老龙王，也没咱铁虎哥的水性好。嘻嘻，称熊！”

就在这时，铁虎从下游的芦丛里钻了出来，浑身上下滚着小水珠儿，阳光照在身上，就象撒了一层珍

珠，在闪闪放光。他抹去脸上的水珠，咧着嘴巴说：

“银花，接鱼！”

银花还没听清哥哥的话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一条一斤多重的大鲤鱼落在她的身旁。那鲤鱼被摔了个满嘴滴血，可还蹦呀跳呀地乱挣扎着。银花喜笑着，眼疾手快地扑上去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嘻嘻，大鲤鱼，大鲤鱼！”谁知她的话音还没落地，又一条斤把重的鲇鱼飞了过来，那家伙更凶，扑扑腾腾乱蹦达，可在沙滩上却没有用武之地，便老老实实在地做了银花手下的俘虏！

铁虎笑咪咪地走了过来，说：“这够吃的了吧！”

就在这时，从瓜园传来了喊声：“铁虎，铁一虎——！”

铁虎听到爹爹的喊声，忙站起身来，将破布褂子朝肩上一搭，破草帽儿朝头上一扣，下达命令：“铜马，该去拾柴了，银花也该去剜菜了，咱娘还等着烧锅做饭呢！”

“是，未来的团长！”铜马和银花笑着跑了。

铁虎提着鱼罐来到瓜棚下，朝老忠一龇小白牙，笑咪咪地说：“爹，你看！”

老忠低头一看，嗨，罐子里全是活蹦乱跳的鲜鱼，乐呵呵地说：“逮这么多呀？”

“就这我还嫌少呢！”铁虎自豪地说，“给远道



来的叔叔接风，一星半点还不够塞牙缝，那才叫人笑话呢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”老忠机警地朝四周望了望，说：“看你那一身，象个泥老虎一样。天不早了，你大叔还没来到，怕他在路上出了事儿，给，到桥头上望着点去！”

铁虎看着那一篮子甜瓜，有点不大乐意了：

“哼，又是去卖瓜！和那班黑狗子打交道，又得赔本又得挨骂，我不去干那

窝囊事儿！”

“傻孩子，你忘了，这不光是为了卖瓜，这是革命工作。”老忠抚摸着铁虎的肩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上回你宋大叔来咱这儿走亲戚，你忘了他是咋给你说的了？”

铁虎顿时来了精神，绘声绘色地说：“没忘，宋大叔给我讲了好多睢杞太根据地的儿童团员，打日本

鬼子和黑狗子的故事。俺和铜马、银花、金牛商量过，也要成立个儿童团呢！就象根据地那儿童团一样，和游击队的叔叔们一块打敌人。嘻嘻，他们还叫我当团长呢！”

芦花村坐落在芦花河上沿，是睢杞太根据地的边缘村，敌我双方你来我去，是个拉锯地区的村子。路过这里的我军政人员、交通员、游击队员等，都和铁虎熟悉。尤其是我游击支队张政委和大个子刘排长，曾在这里养过伤，一有闲空儿，铁虎就缠着张政委讲抗日打鬼子的故事，还央求着大个子刘排长给他弄个小木头手枪……在他幼小的心灵上，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

常和老忠联系的我豫东支队交通班长宋民同志，还鼓励铁虎说：“小铁虎，好好干吧，将来准能当个红色小交通！”铁虎撇撇嘴说：“俺爹小着人，偏不把任务交给我！”宋民笑着安慰他：“等翅膀长硬了，他保险叫你单枪匹马闯虎口！”等呀，等呀，小铁虎都长到十四岁了，还是没捞到单枪匹马闯虎口的任务，他早就等急了。如今，爹爹又叫他去卖瓜，他心里有一百个不高兴：

“我可不是不子革命，我是嫌这任务太窝气！”铁

虎望了老忠一眼，“爹，这回又是宋大叔来吗？”

老忠笑了笑：“说不定，来了你就知道了！”

铁虎的一双黑眼睛忽闪几忽闪，心里明白：这是党的秘密，不该问的，咱可不能多嘴。可又琢磨，这回准是宋大叔来，要不，爹咋恁挂心呢？保险又有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呢！对，听说豫东支队又在睢县潮庄一带打了个胜仗，宋大叔一定会给我带胜利品来！还有，我这回还得要求当个真正的交通员，象宋大叔那样，单枪匹马闯虎口，那该多神气，多英雄啊！

老忠看铁虎在望着阳一镇桥头想心思，便笑着说：“好孩子，快去吧！你想的那位叔叔要来了！”

“真的？！”铁虎一听，脸蛋儿笑成了一朵花，挎起瓜篮就抄小路朝阳一镇桥头奔去。

“你呀，”老忠看他一蹦三跳地跑着，把竹篮里的甜瓜甩掉了一个，便连忙走过去说，“你真是个老虎羔子，慢点呀！”

可小铁虎的笑声，却从青纱帐那边传来，人早没影了。

二

“砰！砰！”两声枪响，划破了寂静的青纱帐。

铁虎听到枪声，大吃一惊，他隔着树丛一瞧，两

个灰狗子正追赶一个中年汉子。啊呀，那不就是宋民叔叔吗？铁虎两眉间拧成了疙瘩，心里急成了一团乱麻。对，拚死也得掩护宋大叔，……只见他腰一弯，头一低，象只捕鼠的猫儿，顺着野枣丛子，钻进了青纱帐里。

宋民巧妙地避开追赶的匪兵，穿过腰深的谷子地，正要朝瓜园跑时，只听对面传来唰唰的响声，又瞧见了一个猫着腰、挎着篮子的孩子，却迎着追来的敌人跑去。他心里忽的一怔：这是谁？他要干啥？

就在这时，传来了匪兵的吆喝声：“快出来，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！”

宋民知道这是敌人瞎咋唬，隔着高粱棵，啥也看不清。可他又瞧见那个孩子猫着腰朝高粱地中间路上跑，心里猛地一怔，那不是铁虎吗？这多危险，要是万一……，他正想开腔喊住他，可已经晚了，只听铁虎大声喊道：

“别开枪，老总，别开枪呀！”

跑到路当中的铁虎，又朝宋民藏身的地方扫了一眼，便扑打了下身上的泥土，挎着瓜篮子，径直地朝匪兵奔去。

这一切，宋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两眼湿润了。他想，多么机智勇敢的孩子呀！为了掩护我，他竟自投

罗网……。当他一摸身上的重要信件，便急速朝瓜园奔去。

这时，铁虎一面喊着，一面朝对面匪兵走来：“孙班长，别开枪，是我呀！”

一个长得象瘦猴样的孙班长怔住了：“你他妈的，咋从这钻出来了？”

“那边不就是俺的瓜园吗？”铁虎用手指了指，说：“我挎着瓜篮子正要去桥头上卖，走到这里，就听到枪响，吓得我连忙爬在了高粱棵里，你们喊着要开枪，我吓得赶紧跑出来了！”

原来，铁虎常去桥头卖瓜，和在桥头站岗放哨的匪兵都认识。这个瘦猴子孙班长，还光吃瓜，不给钱，说是欠着帐，明明是装蒜！可铁虎卖瓜是假，探听消息、传递情报是真。这笔帐尽管越垒越多，可他也不急着给瘦猴子要，那是为了拉个保险绳儿。俗话说：“拿人家的手短，吃人家的嘴软。”你瞧，瘦猴子说话可有点软了。

“你他妈的不想要命啦！”瘦猴子说，“这枪子可没长眼，真要钻进屁股里，你拔都拔不出来！”

“嘻嘻，我是铁老虎。”铁虎可不害怕，故意磨蹭时间，“我是刀枪砍不透，子弹打不进！”

“吹牛皮！”瘦猴子一面说着，一面朝瓜园方向

张望。

铁虎看在眼里，连忙说：“孙班长，你看这‘花狸狐’甜掉牙，‘落花甜’不敢抓。刚卸下来的，吃个吧！”

另一个长了一脸疮疤，名叫赵三的匪兵，早跑得口干嗓子痒了，便顺手抓了一个“花狸狐”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“他妈的，这是啥时候？喂，你从那边来，看见个穿白褂子的人朝哪跑了？”瘦猴子可没忘记自己的差事！

“穿白褂子的人？”铁虎故意打了个愣怔。

“朝哪跑了？”瘦猴子追问。

“朝西北吧！”铁虎指了个相反的方向，“啊！怪不得他慌慌张张的，原来是你们撵他呀！能是这个？”他用手比了个“八”字。

“比这还重要！”瘦猴子说着，伸手抓了一个又大又黄的甜瓜，“是从那边过来的探子，追！”便咔嚓一口，吃着瓜，朝西北追去。

“孙班长，瓜钱！”

瘦猴子扭了一下脸：“打总给！”

“嗨，又是打总给。”铁虎不高兴地嘟囔着，愤愤地说，“狗杂种，让你瞎跑趟吧！”



